

「袖珍人」結緣皮影 照亮別樣人生路

■李銘展示皮影作品



藝團傳播正能量 獲先進模範稱號

前往約定採訪地點的路上，記者略感忐忑，忖度着交流說話的分寸，因為這次要見的是一個醫學上稱為「侏儒症患者」的群體，他們的身高明顯低於同年齡、同性別正常人，平均在130厘米以下，由此亦被稱為「袖珍人」。但當記者推開門，一切疑慮即刻煙消雲散。「您好！」十幾個人的問候聲齊刷刷地高聲傳來，只見他們正圍站在一張大桌前製作皮影戲道具，每個人臉上掛着微笑，找不出一絲內心敏感的痕跡，和記者打完招呼後，又各自繼續哼起了小曲，手上的活兒一刻不耽擱。

這些袖珍人都是位於北京叫「小螞蟻袖珍人皮影藝術團」的成員，身為團長的李銘今年35歲，身高僅逾130厘米。他熱情地將記者迎進了一個房間，採訪亦從他的經歷開始講起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倩敏 北京報道



■身高比正常人矮很多的小螞蟻皮影藝術團團員，正在台上作自我介紹。左一圖是團長李銘。

李銘同樣是袖珍人的四個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成立了一個皮影藝術團，取名「小螞蟻」，寓意人雖小亦能自食其力。

組團自食其力 眾多機構邀表演

創業初期李銘拜師學藝後租下一個地下室，「第一年沒有演出，藝術團每天加緊排練，一門心思想學好，每天用刀具雕刻皮影，磨痕出血是家常便飯。」他回憶，在那段時間裡，他拿出了所有積蓄，還借遍了家人和朋友的錢，直到連地下室都住

不起，就搬到農村住，第一年還能勉強支撐，第二年已力不從心了。青黃不接時，他們總算盼來第一個演出機會。「每個人都緊張得要命，我跟他說『沒事，按照排練的來』，其實我心裡一樣緊張啊。表演時，觀眾看不到我們，謝幕時我們一出場，他們有些震驚，說『怎麼都是孩子啊？』等我們解釋完，還有很多人難以置信，我們只好在現場又演示了一下。」第一次表演非常成功，隨後更多企業、學校等機構的邀請紛至沓來，這一切莫不鼓舞了李銘和他的團員。

這幾年藝術團的正能量經媒體擴散，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並接受這個特殊群體，2011年「第四次北京市殘疾人事業工作會議暨自強與助殘表彰大會」上，李銘的藝術團還獲得了北京市「殘疾人自主創業」先進模範稱號，很多袖珍人家庭希望將自己心門封閉的特殊孩子送到李銘身邊。

望溫暖同侪 促成多段佳緣

李銘告訴記者，他從媒體上了解到侏儒症患者人數已達五百萬。而自己因經濟窘迫不得已放棄治療，始終是深深遺憾，「其實我們在骨質閉合前補充生長激素，完全有可能讓自己免於『殘疾』厄運，但太多人缺乏足夠財力進行治療了。他們更容易自卑，更難融入社會，我相信還有很多人沒有勇氣走出家門，他們是我最想幫助的人。」所以，李銘的藝術團招聘條件很簡單：來自貧困地區的袖珍人和沒有走出家門的袖珍人。

「有一個女孩，剛送過來時從不說話，臉看上去要多苦有多苦。」李銘說，「但我相信心隨境轉，無論他們剛來時的心理狀況多糟糕，現在都變開朗了，一起幹活時每個人說說笑笑。」

依著「能幫一個是一個」的念頭，現在藝術團已吸納了來自吉林、山西、陝西、河南、安徽、重慶等地的18位團員，平均身高128厘米，平均年齡23歲，藝術團不但是他們的心靈棲息地，還促成了包括李銘在內的三段佳緣，「我們能完成終生大事，是我們父母最大的心願。」李銘欣慰地說。

受歧視甚自卑 巧遇名師苦學藝

「我是老北京皮影『路家班』第七代傳人，師從『路家班』第六代傳人路海老師。」這是李銘的開場白。遇到路海前，李銘和所有袖珍人一樣，他的人生色彩是灰暗的，自卑和公不是他最深的感受。

李銘六、七歲時，家人發現他比同齡人發育明顯遲緩，最終在北京協和醫院被確診為「垂體性侏儒症」，這是由於生長激素分泌不足而引起的生長發育緩慢。聽醫生說這類患者通過治療仍有機會像健康人一樣長高後，父親堅決要李銘接受治療，於是他成了第一批接受美國進口生長激素治療的人。「那是八十年代，父親一個月收入才一百元，而生長激素每天一針，一針幾十元，不間斷地打了一年，家裡就已負債纍纍。」就在父母打算賣房湊錢時，李銘不顧他們苦心勸說，執意選擇了放棄。

然而，李銘放棄治療的同時，內心卻播下了自卑的種子。初中畢業，沒有一所高中願意接收他，輟學打工，永遠同工不同酬，去銀行夠不着櫃檯，擠公交汽車險被踩死，旁人異樣的眼神和非議從未消失……沒有路海的出現，李銘或許還走不出那個陰霾籠罩的世界。

忘情練習更快掌握竅門

2008年一次機緣巧合，李銘認識了老北京皮影「路家班」第六代傳人路海，聽聞李銘遭遇後，路海問他願不願意學皮影？看著老師拿著皮影在燈光下透過白色幕布表演得活靈活現，彷彿能透出某種心靈，李銘一下着了迷，義無反顧地辭職加入路海的皮影戲團，從最基礎的動作學起。

「學起來還真不簡單，尤其一開始掰桿特別困難。」李銘向記者解釋，皮影戲靠手指間的相互配合，將人物故事演繹出來，比如表演一場武戲，光一隻手就要握住四根桿子，除了要讓人物動起來，舉兵器的那根桿子也要收放自如，兩隻手一共要拿七八根桿子，還不能亂了節奏。李銘人小手也小，要比常人的手張得更用力、更大才行，「很多時候練到胳膊抽筋，從虎口那根筋一直抽到上臂。」

路海的眼裡，這個弟子不但刻苦，更有天分。李銘每天不離手地練習，忘情到吃飯時都要拿筷子練一下，因路海手把手傳授，他用了一星期就把常人要三五個月才能掌握的基本動作學會了，不到三個月就可以上台演出了。



■團員教老人製作皮影。



■團員教老人表演皮影。



■中國畫院副院長 朱麟麒

不問浮華 四個要素談大師

「中國現在到處是大師，學兩年畫就成了大師，成了某某名人的弟子，這是一種非常無知、物質的思想。」朱麟麒無奈地說。在朱先生看來，成為一位繪畫大師必須具備四個條件：境界、水墨、獨創性和影響力。境界分為六個層次，「第一個境界是個人，這是最底的；第二個境界是家庭；第三個境界是親朋好友，社會小團體；第四個是國家、民族，第五是世界、人類和歷史；第六個境界是宇宙和自然，是道家講的天人合一。」從筆墨角度來看，構圖、佈局到用筆用墨以至色彩，作為大師，技法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達到一個歷史、審美和技巧的高度。獨創性就是個人風格，必須在充分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，創作出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藝術品。個人風格是一個體系，不是封閉的，這個體系是開放的，包容的，是自我昇華和自我超越的。第四影響力，分為兩種：具有社會影響力與歷史影響力。「這幾個要素都具備了，我覺得這個畫家才能有資格成為大師。」朱麟麒說。

追尋藝術 路漫漫而修遠

「水墨人物畫現在面臨一個理論體系重建問題。中國現有的理論體系已經支撐不了中國人物畫的探討和實踐。」談起水墨畫的未來，朱先生如是說，「人物畫的理論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了，所以我們需要不斷的探索和創新，我個人走的是徐悲鴻和蔣兆和的藝術體系：就是用中國傳統的理論體系和技法，吸收西方寫實繪畫的優秀部分和當今世界的先進理念和審美，走自己的路子。當然，路很遠，我還在不斷探索。」

朱先生不僅希望水墨畫的發展欣欣向榮，更希望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走向世界。這次在韓國所到之處，均受到韓國各界的友好接待和歡迎。「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十年的隔斷。這十年當中，追求的是一種模式化的東西，中國的文化本身有一個斷層，對外文化的宣傳處在空白和缺失狀態，與其他文明之間很少溝通和交流。但現在很好了，國外有六百多家孔子學院，小孩子和年輕人都學習中國傳統文化。我則要通過自己的努力，通過水墨畫和人文精神的宣傳，為促進中國文化對外交流出點力。」

「藝術家不僅要通過筆墨表現一幅作品，更要通過作品展現對人類文明的崇敬、對自然的敬畏，展現一種人文主義的關懷。我今年64歲，我還要繼續學下去，畫下去。」告別前，朱先生對我們這樣說。

為朴槿惠創作畫像的山東人



■蘭心惠質——朴槿惠總統畫像由朱麟麒創作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許桂麗、王宇軒，實習記者 張小茜 安瑞祥 青島報道）2013年7月5日下午，記者如約在辦公室見到了中國畫院副院長朱麟麒先生。先生一身黑色唐裝，舉止儒雅，一派藝術家風範。看過先生的水墨人物畫作，無人不被其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所震撼，而見先生本人，便知道「畫如其人」的涵義了。

朱麟麒，1949年青島人，現為中國畫院副院長，國家一級美術師，中國國際孔子文化促進會名譽會長，曲阜市孔子文化發展促進會名譽會長。其作品中西結合，形神兼備，傳統功力深厚，精於國畫人物、兼工山水畫，花鳥畫和篆刻。

朱先生熱情地贈送給我們一本畫冊，裡面收錄的是他的水墨人物畫作品。但有一幅畫卻是他單獨珍藏的，這幅畫就是現任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畫像。2013年2月，正值朴槿惠就職總統之際，朱先生應邀到韓國交流考察，專程拜會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事務專家、著名文學博士李永求教授，將這幅畫像的原作轉呈給了朴槿惠總統。朱先生飲一口茶，為我們細細講起這幅畫的來歷。

畫像構思藏深意

「了解朴槿惠總統，主要是通過電視和網絡新聞，當時我就特別欽佩她，用流行的話說，我是她的粉絲。」朱先生笑着說。先生決定為朴槿惠總統創作畫像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一是朴槿惠總統的人格魅力和犧牲精神，為了民族國家，犧牲奉獻自己；二是朴槿惠總統深受儒家文化影響，這一點拉近了她和中國百姓的距離。

確定了創作的想法後，朱先生開始大量研究朴槿惠總統的資料。對朴槿惠總統的生平、閱歷、教育、家庭、個人性格，思想都做了深刻的了解。從構思到落筆，這幅畫整個創作過程大約持續了一個月時間，時值2013年春節時期，但朱先生卻無心過節，潛心創作，畫像畫了三稿才最終定稿。朴槿惠總統的畫像面部工細傳神，着裝設計也



■孔子文化發展促進會代表團一行與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哲校長、李永求教授在朴槿惠總統畫像前留影。

頗費心思。朱先生談到：朴槿惠總統在韓國非常受百姓愛戴，她的親民形象不能畫得太刻板，所以畫了一個工便裝，因為工便裝給人感覺就像鄰家大姐一樣親切。從技法上看，朴槿惠總統的服裝採用的是中國傳統的繪畫技法，也就是線條和墨塊的表現方式。朴槿惠總統手中動作也經過精心設計，朴槿惠總統曾在個人回憶錄中談到，她最低谷的時候是馮友蘭先生的《中國哲學簡史》幫助她重新找回「生命的燈塔」，因此畫中的她手中拿着一本書。畫像背景的選取更具深意，原本朱先生設計是用蘭花作為背景，以與這幅畫的名字《蘭心惠質》相應和，但考慮到朴槿惠總統是韓國的最高領導人，最後選用了江山的背景，更顯大氣磅礴。

民間交流獲成功

2013年2月23日至3月2日，朱先生出行到韓國交流考察。到了韓國後，朱先生拜會了韓國國際文化產業學會前會長、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院院長李永求博士，就向總統轉呈禮物做了安排。並在接下來的幾天中，與韓國文化、教育、衛生、旅遊、商貿等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交流。朱先生為朴槿惠總統創作的畫像獲得了韓國各界人士的交口稱讚，都說「這幅畫畫出了我們老百姓喜愛的總統風範」。